

论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

王 联

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的基础来自政治民族的支撑,政治民族又是建立在众多文化民族共同拥戴的基础之上;而分裂主义的基础来源于族群民族主义的泛滥,其理论和现实动力均有赖文化民族的支持。文化民族使得分裂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运动找到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依靠。经由政治组织的操弄,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文化民族往往成为政治民族形成、政治身份认同的主要基础,也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民族冲突频发、分裂主义甚嚣尘上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分裂主义 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 政治民族

自从现代民族主义诞生以来,追求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努力一直是挑战既有国家内部政治结构的主要力量,它不断分裂已有的国家,重新改写世界政治版图中的国家边界。^①其原因一方面民族主义织就了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分裂主义不断肢解国内政治秩序,从而使得民族国家的数目日渐增多,分裂主义的成功使文化族群经逐步树立了政治民族意识。在分裂主义的推动下,旧有文化族群持续追求主权独立,新的政治民族不断涌现,已有的民族主义体系得以继续扩大和加强,世界政治日趋朝分裂的方向演进。

* 王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① John O'Loughlin and Gearóid ó Tuathail (Gerard Toal), "Accounting for Separatist Sentiment in Bosnia-Herzegovina and the North Caucasus of Rus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urvey Respons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32, No. 4, May 2009, p. 591.

引起分裂主义原因有多种,民族因素是分裂主义的最常用理由,民族主义常常被分裂主义当作思想和行动的武器。分裂主义的表现形式也各具特色,在分裂的领土上建立属于某一特定族群的新政权,是分裂主义的共同目标。

因此,分裂主义常常被称作民族分裂主义,往往又与民族主义划等号。但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果真是两个名称各异、本质相同的概念吗?从理论上讲,二者内涵与性质根本没有交集,但从现实政治来看,分裂主义的思潮与行动却又与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混淆了理论和学术研究,而且也使得分裂主义者有了所谓追求“民族自决”、“政治自治”乃至“主权独立”的“理论上”的支持。

为何民族因素会成为分裂主义最主要的理由和借口?为何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①最终会演变为民族分裂主义(ethnic separatism)?^②亦即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究竟有何理论和现实的联系,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由于民族本身的文化和政治属性,使外界观察民族主义思潮及其运动时,常常忽视其主体是文化民族(即族群,ethnic group),还是政治民族(即国家,nation)。^③所谓民族分裂主义,准确地讲,其主体是文化民族,因此应称之为文化族群的民族主义,如同1990年代初,西方世界讨论前南斯拉夫分裂时所使用的ethno-nationalism概念一样,尽管后来欧美各国乃至联合国都已称呼那些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族群为民族(nation),但在当时却都无一例外地称他们为南斯拉夫境内的某一族群(ethno)。^④所以,只有在这一内涵上,才能将文化族群的民族主义简略为分裂主义,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能称之为民族主义,后者是国家政治发展的结果。

一、民族的文化、政治属性与分裂主义

在过去10多年来,尽管国内学界围绕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大

① Cf. Abby Stoddard, "Ethnonationalism and the Failed State: Sources of Civil State Fragment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e-merge: A Gradu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 January 2000, p. 3.

② 也有人称之为 separatist nationalism, 参见 James D. Fearon, "Separatist Wars, Partition, and World Order,"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4, 2004, pp. 394-415.

③ 有关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的区分,参见王联:《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

④ 这类著作很多,仅就北大图书馆所藏而言,就有 Sabrina P. Ramet, *Balkan Babel: The Disintegration of Yugoslavia from the Death of Tito to the War for Kosovo*,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9; Susan L. Woodward, *Balkan Tragedy: Chaos and Dissolution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Gojko Vuckovic, *Ethnic Cleavages and Conflict: the Sources of National 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The Case of Yugoslavia*,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rookfield, Vt., USA: Ashgate, 1997; Bogdan Dencs Denitch, *Ethnic Nationalism: The Tragic Death of Yugoslavia*,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Sabrina P. Ramet, *Nationalism and Federalism in Yugoslavia, 1962-199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量学术论文和著作得以公开发表,但围绕其核心概念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争论似乎还是没能取得共识。^① 本文仍然坚持过去的结论:民族是有高度政治性的,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产物;民族主义不仅存在于单一民族国家中,而且存在于多民族国家中;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可以被认为是以政治性较强的“民族”这一概念为中心的一套思想、理念、纲领和行动。^② 因此,一般认为的族群民族主义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因为其主体是族群而非民族,后两者显然处在不同的层次上。^③ 与其说族群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还不如说它是分裂主义更能准确反映事实的真相。但在现实政治中,分裂主义思潮、运动及其领导人,都愿意将自己打扮成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运动,这就人为增加了理解和分析这类问题的难度,使得有关概念间的关系变得似是而非。因此,有必要再度确认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属性,以便使问题的讨论顺利展开。

众所周知,民族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人们共同体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归属。它一方面取决于共同的历史、血缘和风俗,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后天集体身份的塑造和主观意识的归属。前者是静态的、文化的,与生俱来,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汉族、藏族、锡克人、巴斯克人等概念;后者是动态的、政治的,随时改变,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的政治方面,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苏联人民等概念。由于二者属性不同,因此,在现实政治中运用民族这一概念时,也应仔细区分其文化和政治属性,进而将它们明确区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④

显然,近现代国际政治史上的民族,有着非常明显的政治烙印。正如韦伯所说,“在明显的、模棱两可的‘民族’一词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它清晰地植根于政治领域。”“人们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来界定‘民族’这一概念,即民族是一个可以用它自己的方式充分显示它自己的感情共同体;而且一个民族是通常趋向于产

^① 参见熊坤新、卓然木·巴吾东:《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关于民族概念问题研究述评》,《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李振宏:《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民族定义研究》,《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贾东海《关于60年来“民族”理论概念研究的述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6期。

^② 参见王联:《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

^③ 1988年11月,费孝通教授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Tanner Lecture)的主题发言中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参见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在另一篇文章中,费孝通谈到了中文“民族”一词和英文“民族”一词的区别。他说:“我们所用‘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这一点和欧洲各国的传统是不同的。在欧洲各国,‘民族’这个概念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欧洲近代史的特点……由于我国和欧洲各国历史不同,民族一词的传统涵义也有区别。”参见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九七八年九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④ 文化民族指的是国家内部以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等不同背景相区分的人类集团,相当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 people等,政治民族是指具有国家背景的政治单位,是放在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来讲的,相当于英文中的nation。有关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的区分,详见王联:《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

生它自己的国家的共同体。”^①这就是民族的政治属性,虽然它最初起源于共同和接近的文化,但在现代政治史中却不断凸显其政治意涵,这也可以从 nation 一词的词义演化中得到印证。^②

具有政治属性的民族,发展到18世纪后开始越来越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工具和斗争武器,民族主义对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维护资产阶级的民族利益、打倒封建王权、推翻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民族主义促进并巩固了民族国家的观念。民族、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民主等口号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而这些口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要求个人自己管理自己,本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在这期间,民族、民主和公民个人的关系相当密切,这是由当时欧洲的政治现实决定的。

确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代民族主义的中心概念——民族,指的正是这种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民族。反言之,民族主义就是以上述具有高度政治性的 nation 为中心的主义。讨论民族主义,必须以对民族的认识与理解为基础。因为民族形成于近代,所以民族主义也是一种近代的历史现象。它产生于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经过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互影响与作用,在已有的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强烈地显示出对整个民族及其国家的热爱与忠诚。这是讨论民族主义的基础。离开了民族的政治属性这一中心,民族主义无从谈起。

不过,进入20世纪后,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中,却夹杂了对上述政治民族的不同理解。一些文化族群开始以民族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寻求通过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斗争来为自身赢得政治地位,^③亦即通过混淆民族概念的内涵,以文化族群为基础追求政治民族的新身份,把民族分裂主义(即族群民族主义)包装为18世纪以来的欧洲民族主义。

梁启超曾经说过,“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④梁氏这里所说的民族意识,原本建立在文化相同或相近的基础上,却在现实政治斗争中逐步转化为政治身份:“‘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

① Max Weber, "The N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and 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Mill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8, p. 179.

② 参见王联:《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

③ 有关自决(self-determination)概念与分裂主义的关系,沃克尔·康诺尔(Walker Connor)做过很好的梳理,参见:Walker Connor, "Self-Determination: The New Phase," *World Politics*, Vol. 20, No. 1, October 1967, pp. 30-53,还可参见 Tamotsu Shibutani and Kian M. Kwan, *Ethnic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pp. 444-445.

④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等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1页。

中华民族之一员也。’”^①因为有了我和他,我们与他们的天然区别,分裂主义借助民族主义的逻辑也就在民族群体自身找到了充足的分裂理由,并由此获得足够持久的群体支持,也因为在分裂群体内部而有了政治正确性及统治合法性。这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现实有着相当程度的吻合,也能有效解释分裂主义势力为何总是寻求民族分裂,而不仅仅只是领土分裂。

无疑,民族主义的基础来自政治民族的支撑,政治民族又是建立在众多文化民族共同拥戴的基础之上;而分裂主义的基础来源于族群民族主义的泛滥,其理论和现实动力均有赖于文化民族的支持。因此,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政治民族,而分裂主义的核心概念则是文化民族。由于文化民族一方面是构成现代政治民族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可能在分裂主义中扮演关键的推动者,从而使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直接建立了联系,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政治来看,都使得分裂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运动找到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依靠。(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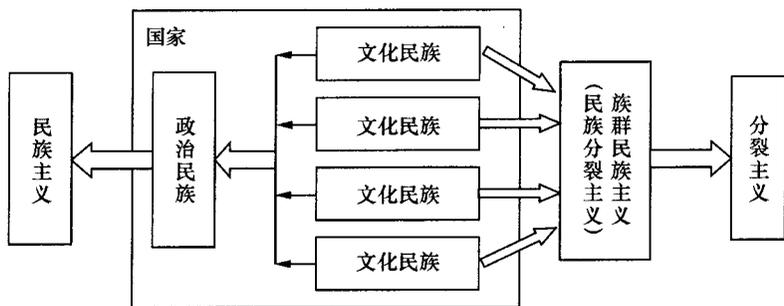


图1 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关系示意图

二、分裂主义的族群依托、政治目标与民族主义

与其他社会科学概念一样,有关分裂主义概念的界定,在学界也有许多不同认识,^②但大都大同小异,基本上都认为分裂主义是某个团体从它目前所在的国家中要求更大程度乃至完全的独立主权的行为。^③兰州大学杨恕教授的研究结论说得很明确,分裂主义就是“居住于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上的某一群人单方面要求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211页。

② 参见杨恕:《世界分裂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还可参见 Christer Mandal, “The Challenge from Withi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Ethnic Separatist Demands, 1990-2003,”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Bergen, November 2009, pp. 7-10.

③ Joane Nagel, “The Conditions of Ethnic Separatism: The Kurds in Turkey, Iran and Iraq,” May 1978, <http://eric.ed.gov/PDFS/ED161813.pdf>, p. 3.

脱离现属国家,而谋求新的政治身份的政治诉求,其手段包括了暴力恐怖甚至武装对抗行为。”^①上海合作组织给分裂主义下的定义,由于其官方背景,同样也引起外界的重视。根据2001年6月上合组织各国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分裂主义是指“旨在破坏国家领土完整,包括把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分裂出去或分解国家而使用暴力,以及策划、准备、共谋和教唆从事上述活动的行为”。^②

综合上述定义来看,虽然在文字表述上有差异,但都突出强调了分裂主义是一种政治行为,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无论是更大程度的政治自治,还是完全的主权独立,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寻求特定文化族群从现有国家(即政治民族)中分离出去。因此,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分裂主义往往依赖某一文化族群的集体支持。正如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卫星指出的那样:“分裂主义的核心推动力,通常来自该国具有领土认同、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某少数民族群。”^③唐纳德·霍尔威茨也认为:“尽管分裂主义存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联,但就大多数分裂主义的兴起而言,最能有效解释的还是国内的民族政治。”^④这就一语点破了为什么分裂主义常被称为民族分裂主义的内在原因。^⑤

回顾过去100年来的世界政治史,无论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效果来看,分裂主义总是将特定族群的支持作为他们争取更大政治权力和地位的主要依托。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民族独立、民族分裂高潮说明了这一点,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分裂主义活动再度泛滥,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俄罗斯、格鲁吉亚所在的高加索地区,斯里兰卡的贾夫纳半岛,泰国南部四府,苏丹南方民族解放运动,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等,都是当代分裂主义的典型代表。无一例外的是,上述地区的分裂运动中,分裂主义组织都与特定文化族群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高加索主要是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在斯里兰卡主要是泰米尔人,在泰国主要是南部四府的穆斯林,在苏丹主要是南方的土著黑人,在加拿大主要是法裔居民,在北爱尔兰主要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在西班牙主要是巴斯克人。

上述文化族群的构成本身就多种多样,但在分裂主义号召下,都展开了顽强的政治斗争,追求独立建国是他们相同的政治目标。原本是文化多元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在分裂主义运动中成为引发政治动荡的主因,进而在成功实现分离后以

① 杨恕:《世界分裂主义论》,第5页。

② 上海合作组织:《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1年6月15日),第1条第1款,转引自上海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http://www.sectsc.org/CN/show.asp?id=99>。

③ 王卫星:《分裂主义是危害当今国际社会的毒瘤》,《解放军报》2008年5月12日第8版。

④ Donald L. Horowitz, "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3, No. 2, April 1981, pp. 167-168.

⑤ 不过,为避免产生歧义,本文还是将民族分裂主义界定为族群民族主义,或干脆称之为分裂主义。

政治民族的身份进入国际体系之中,这是分裂主义的族群依托和政治目标使然。图2中的左圈表示一国内部由众多文化民族共同组成的单一国家结构,右圈表示分裂主义成功后,原先的文化民族脱离其所在国家而成为国际政治体系的新成员,并与其原先的母国并列成为主权独立的国际政治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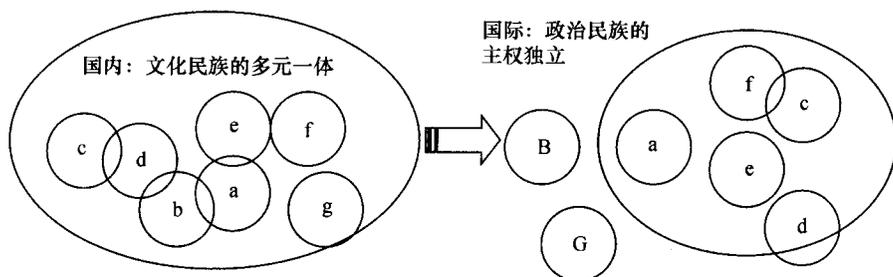


图2 分裂主义:从国内到国际

尽管分裂主义者通常都会将分裂的原因归结为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将上述矛盾和对立简化为不同族群间的对立。魁北克分裂主义虽然起因于经济因素,但却总是强调法裔与英裔的群体差异;1947年的印巴分治,主要原因在于次大陆上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宗教矛盾,但真纳却坚持将之表述为两个民族的对立;台独主义者阴谋分裂国家,显然出于政治动机,但却将岛内人民区隔为本省人和外省人,并以台湾人和中国人分别与之对应,也使得分裂主义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

分裂主义从国内到国际的演变和转型,实际上是文化民族获得政治身份的过程,分裂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大都借助民族主义的逻辑来为自己辩护。如前所述,分裂主义的基础在于文化民族。刻意混淆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属性,这是分裂主义赖以存在的族群依托。正是有了文化民族的集体身份,民族主义的那套思维便被自然地嫁接到分裂主义身上,捍卫文化民族的政治自决和主权独立,成为历史上欧洲民族主义争取民主、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政治斗争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的翻版。分裂主义借由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密切关联,而直接过渡到民族主义。于是,分裂主义者及其运动便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与所在国家的中央政府或主体民族展开与自身经济利益、政治权益、文化特性密切相连的政治争夺,分裂主义因为有了民族主义的外衣而具备了理论和现实的“合法性”、“正当性”。

^① Katharine Boyle, Pierre Englebert,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in Separatist Dynamics," http://www.ssc-net.ucla.edu/polisci/wgape/papers/10_Englebert.pdf.

三、从族群民族主义到民族分裂主义

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的互动,究其根本原因,主要还是源自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密切联系。尽管文化民族的群体意识与生俱来,但政治归属却可随着周边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文化族群的民族主义从发轫到最终分裂现有国家,实际上就是文化民族演变为政治民族的过程。

就现实政治来说,文化族群的民族主义往往会首先确立自身的政治身份,要求更多自治权力,1989—1991年苏东政治巨变过程中,东欧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就是以此开头的;其次是瓦解其所在国家政治民族的单一特性,以便为两个(或以上)政治民族单位的理论和法律地位提供更多现实依据,这一点如真纳的两个民族理论,或者又如李登辉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谬论;第三,作为政治民族被创造的前奏,建立文化族群的领土自治通常是分裂主义必经的发展阶段,如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苏丹的南方自治区等;第四,一旦这种政治自治的形式获得国家(或主体民族)认可和接受,就会肢解现有政治民族单位,建立新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便成为可能。科索沃在西方主要大国默许和支持下单方面宣布独立即是一例,2011年苏丹南方自治区是否在全民公投下实现政治独立是另一个有待观察的实例。无论怎样,文化族群的民族主义由于主体身份的改变而成为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政治民族的集体意识初步确立,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属性合二为一,旧的国家被分裂,新的民族被创造。

总之,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却在实践中相互推动和呼应。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化了分裂主义的政治基础。分裂主义虽然表现不同,可以是领土分裂(如台独)、宗教诉求(1947年印巴分治、北爱尔兰问题)、语言差异(比利时瓦隆语区和弗拉芒语区),但都以特定民族的自决为旗号,显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化了分裂主义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分裂主义刻意塑造的集体记忆奠定了民族主义的政治认同。贝弗利·克劳福德(Beverly Crawford)在《“族群冲突”的迷思:政治、经济和“文化”暴力》一书中指出:“当文化群体寻求特权或差别对待时,以及当经济因素(哪怕是人为因素造成)导致被界定为文化团体的人们感到形势异常恶化时,文化认同都可能向政治认同转化。”^①詹姆斯·费农(James D. Fearon)也持有类似观点:“持久的国内和平不可能通过将某些‘民族(nation)’编入国家就能取得,民族不是自然诞生的,民族是被创造的,部分程度上

^① Beverly Crawford, “The Causes of Cultural Conflict: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in Beverly Crawford and Ronnie Lipschutz, eds., *The Myth of “Ethnic Conflict”: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al” Violence*, Berkeley: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8, p. 38.

是作为对国际刺激及主要大国政策的反应。”^①可见,分裂主义通过人为重塑集体意识,使文化民族逐步转变为政治民族,以文化民族为核心的分裂主义,最终演变为以政治民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不过,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终究不是一回事,二者的矛盾对立同样明显。

一方面,从理论上讲,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彼此针锋相对,前者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认同,后者排斥国内其他政治单元,以此来树立自身的地方意识和政治认同。唐纳德·霍尔威茨认为:“无论分裂主义运动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它都是由国内政治决定的,是由国内不同群体和地区的关系所决定的。”^②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胜利往往来自内部的团结,而分裂主义的成功大多得到外部世界的支持。唐纳德·霍尔威茨指出:“无论分裂主义运动试图取得怎样的政治目标,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际政治所决定的,是由国家以外的利益和力量的平衡所决定的。”^③其他研究人员也确信,当今分裂主义试图获得主权独立大都依赖外部世界的承认和支持,预期中的新国家如果没有外国的军事支持与经济援助就不可能赢得独立。^④

因此,尽管分裂主义会借助外力和环境的改变而与民族主义挂上钩,但二者就理论层面而言,实无共通之处。人们常说的族群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其实质都是分裂主义。分裂主义之所以有时被等同于民族主义,主因在于对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的过渡缺乏准确的判断。

结 论

总之,分裂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民族主义,通过强化文化民族的政治身份,借助民族自决权、民主和人权等工具,推动特定族群政治意识的塑造。从实际行动上看,分裂主义往往诉诸民族对立,但导致分裂主义的实际原因多种多样,多数都与民族自决没有关联。

同时,与其把分裂主义归入思想和意识形态行列,还不如把它归入实际的行动行列。对分裂主义而言,它的核心概念是文化民族,但基本的思维逻辑却是民族主义的,唯一的从现有政治单位(国家或政治民族)分离出去,而民族主义更多是一种思潮、情感和集体意识。

^① James D. Fearon, "Separatist Wars, Partition, and World Order,"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4, 2004, p. 394.

^② Donald L. Horowitz, "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3, No. 2, Apr., 1981, p. 167.

^③ Ibid.

^④ James Habyarimana et al., "Is Ethnic Conflict Inevitable? Parting Ways Over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July/August 2008, p. 142.

即便从理论角度来衡量,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也没有必然关联;民族主义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行动,强调的是对既有政治目标的效忠,它反对的是凌驾在民族和国家之上的统治者和意识形态,从方向上看,它是由外而内、自下而上的发展的;而分裂主义则是在既有政治单位内谋求更高政治地位,同时不择手段分裂现有国家,从方向看,它是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发展的。

民族主义就其自身发展而言,本无分裂国家的特性及追求,但在现实政治中,分裂主义以民族主义为旗号,将个人、党派、团体和地方的利益,包装成文化民族的集体目标,混淆了民族的文化 and 政治属性。

文化民族追求政治身份,导致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分裂主义运动高涨、民族冲突烈度加大、民族国家数目激增、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断重塑世界政治。这一现实充分说明在民族问题上,文化与政治属性的互动是世界各国和地区民族冲突、分裂主义盛行的主要特性。

简单地说,文化民族追求政治身份,是当代世界政治中各国和各地区民族冲突的基本范式。所谓追求政治身份,实质上就是有关民族群体对其目前所在国家政治上的不认同,这种不认同所催生的则是当代困扰那些多(文化)民族的国家的分裂主义。

回顾过去百多年来的世界政治发展,诡异的是,新独立国家政治身份的认同并不取决于文化族群的民族同一性,而是取决于政治意识的一致性;但20世纪世界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案例又表明,在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中,认同的合法性却又大多建立在族群的同一性基础上,这使得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的关系愈加错综复杂。文化民族经由政治组织的操弄,结合外部势力的干预,往往成为日后政治民族形成、政治身份认同的主要基础,也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民族冲突频发、分裂主义甚嚣尘上的关键所在。